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

路翎著



路翎著

● 饥饿的郭素娥
● 蜗牛在荆棘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北京

封面设计：施力行

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
Jie De Guosue Woniu Zai Jingjish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1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4}$ 插页2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880

ISBN 7-02-000099-1/1·100

书号10019·4208 定价1.25元

序

路翎这个名字的出现，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但从那时到现在，他完成了十个左右的短篇，一个寄到香港在这次战争里面被丢掉了的长篇，以及现在这个中篇。

在这些里面，路翎君创造了一长列的形象：没落的封建贵族，已经成了“社会演员”的知识分子，纯真的青年，小军官，兵士，小地主，小商人，农村恶棍……，但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的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在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而且，这广袤和错综还正用着蠢蠢跃跃的力量澎涨在这些不算太小的篇幅里面，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因为，既然透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的根苗，那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活的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各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了。

由于这，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

的步调突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在现在这一篇里面，他展开了用劳动、人欲、饥饿、痛苦、嫉妒、欺骗、残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爱、梦想所织成的世界；在这中间，站着郭素娥和围绕着她的，由于她的命运而更鲜明地现出了本性的生灵。

关于她，作者自己有过这样的表白：

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象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

但我看，事实许并不“并不如此”的。郭素娥，是这封建古国的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

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站了出来，但这个从残酷的过去懂得了解放的坚强的工人却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一切也一并“解放”了，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着的飘泊者。但他却不能不走了，奔向了未免带着疑问号的“看我老张……够不够朋友”的前途。魏海清站了出来，但这个只是从残酷的过去带来了执着的，穿着工人服装的农民也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怯懦

习性也一并执着了，对于这世界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追随者。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这执着所产生的一种怀恋的力量。……张振山的性格是鲜明的，但作者的笔尖还带着欲进又止的疑虑，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两个环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贯无间的心理动态，活生生地照出了他的灵魂。在这两个人物里面作者得到了辉煌的成功，或者竟超过了郭素娥本人以上。

郭素娥死了，她的命运却扰动了一个世界。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当兵的到前线去了，做工的上矿山来了……，而这劳动世界的旋律，带着时代的负担，带着被郭素娥的惨死所扰起的波纹，却在辉煌的天空下面继续前进，在它中间有老人的顽健，小人的坚实，青年长工的强壮的手臂和坚持而冷淡的面容，抱着忧虑也抱着希望投了进来的青年农妇的温暖的泪光和善良的心地……。就这样，作者寄付了他的悲悼和希望；在目前，似乎他也只能这样地寄付他的悲悼和希望了。

这并不是说他对人生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恰恰相反，他的着力点每一步都放在祖国的明天，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明天上面。因为这，他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有了显得性急的表白，例如这里面的小冲和青年长工，这两个明天的人物，就不曾在应有的形象里面出现，但在主线上，他的笔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的脉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结论，更不是骗人的热闹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过二十岁

的青年作家的可惊的情热和才力，同时也就看到了被围绕在生活触手中间的，有时招架不来的他的窘迫。

而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他自己曾带着疑虑说过，“我越写越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小说了！”这是为生活内容探求相应的形式的呼声，也是无法不从形式传统跨过的呼声，一个明眼的读者当不难看出这里面的苦斗的痕迹罢。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端，犹如他对生活的追求还只是跨进一步一样，展开在他的前面的还有不止一个的高坡，例如一首史诗的交响乐的构成和那里面的每一个语言的音响和色泽，就都是的。象后者，他已在对话里面显示了不少放着光芒的例子。

生活的洪炉养育了作者（我的意思是，养育了作者的只能是这生活的洪炉），他当能在这洪炉的烧炼里面得到应有的完成罢。

向文坛，向读者，我说出了这个介绍的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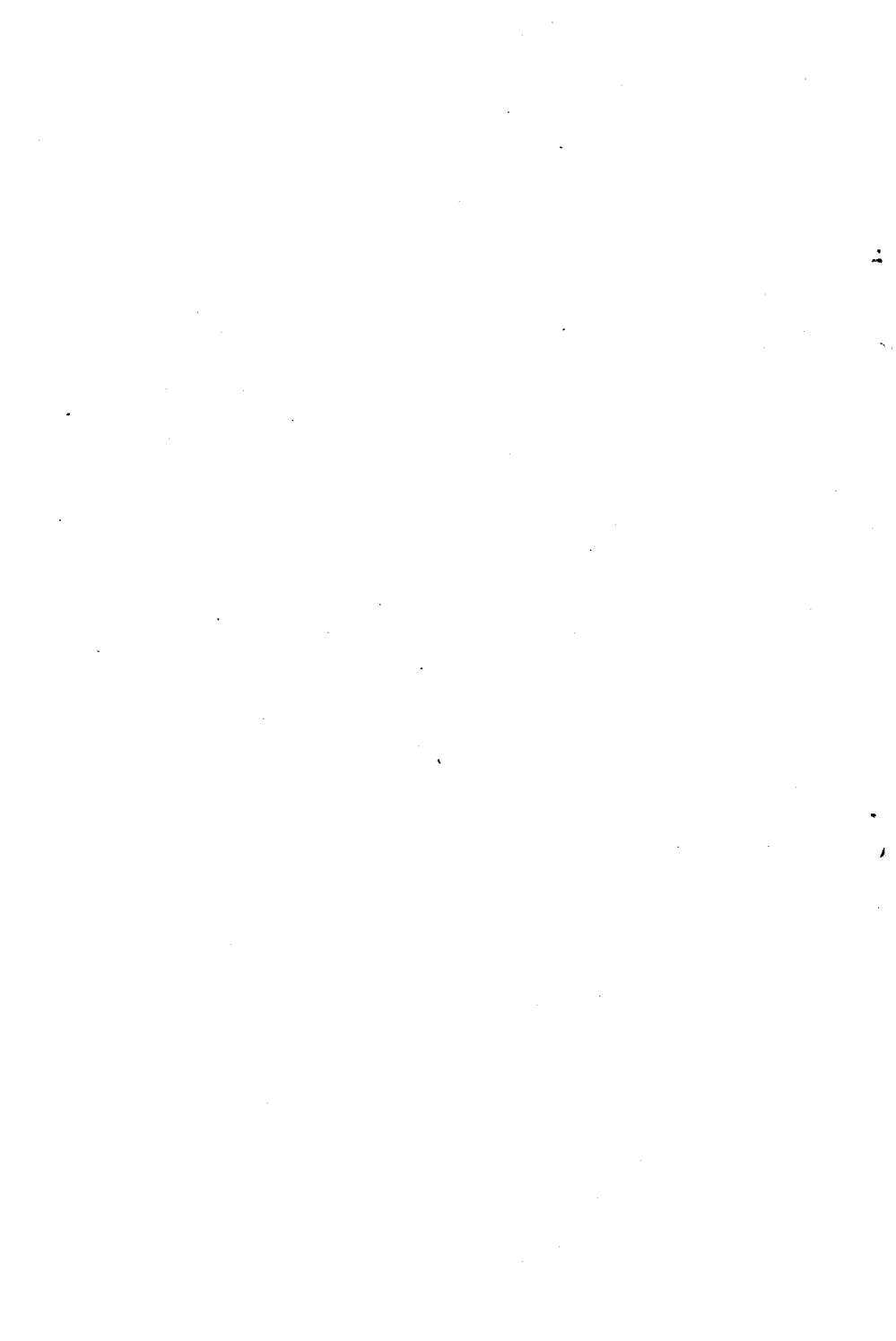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于桂林之西晒楼。

胡 风

目 录

饥饿的郭素娥	1
蜗牛在荆棘上	145

饥饿的郭素娥



序

路翎这个名字的出现，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但从那时到现在，他完成了十个左右的短篇，一个寄到香港在这次战争里面被丢掉了的长篇，以及现在这个中篇。

在这些里面，路翎君创造了一长列的形象：没落的封建贵族，已经成了“社会演员”的知识分子，纯真的青年，小军官，兵士，小地主，小商人，农村恶棍……，但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的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在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而且，这广袤和错综还正用着蠢蠢跃跃的力量澎湃在这些不算太小的篇幅里面，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因为，既然透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的根苗，那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活的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各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了。

由于这，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

的步调突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在现在这一篇里面，他展开了用劳动、人欲、饥饿、痛苦、嫉妒、欺骗、残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爱、梦想所织成的世界；在这中间，站着郭素娥和围绕着她的，由于她的命运而更鲜明地现出了本性的生灵。

关于她，作者自己有过这样的表白：

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象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许并不如此——“郭素娥”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

但我看，事实许并不“并不如此”的。郭素娥，是这封建古国的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

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站了出来，但这个从残酷的过去懂得了解放的坚强的工人却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一切也一并“解放”了，对于这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执着的飘泊者。但他却不能不走了，奔向了未免带着疑问号的“看我老张……够不够朋友”的前途。魏海清站了出来，但这个只是从残酷的过去带来了执着的，穿着工人服装的农民也没有能够救她，因为他连自己的怯懦

习性也一并执着了，对于这世界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追随者。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这执着所产生的一种怀恋的力量。……张振山的性格是鲜明的，但作者的笔尖还带着欲进又止的疑虑，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两个环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贯无间的心理动态，活生生地照出了他的灵魂。在这两个人物里面作者得到了辉煌的成功，或者竟超过了郭素娥本人以上。

郭素娥死了，她的命运却扰动了一个世界。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当兵的到前线去了，做工的上矿山来了……，而这劳动世界的旋律，带着时代的负担，带着被郭素娥的惨死所扰起的波纹，却在辉煌的天空下面继续前进，在它中间有老人的顽健，小人的坚实，青年长工的强壮的手臂和坚持而冷淡的面容，抱着忧虑也抱着希望投了进来的青年农妇的温暖的泪光和善良的心地……。就这样，作者寄付了他的悲悼和希望；在目前，似乎他也只能这样地寄付他的悲悼和希望了。

这并不是说他对人生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恰恰相反，他的着力点每一步都放在祖国的明天，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明天上面。因为这，他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有了显得性急的表白，例如这里面的小冲和青年长工，这两个明天的人物，就不曾在应有的形象里面出现，但在主线上，他的笔有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的脉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结论，更不是骗人的热闹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过二十岁

的青年作家的可惊的情热和才力，同时也就看到了被围绕在生活触手中间的，有时招架不来的他的窘迫。

而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他自己曾带着疑虑说过，“我越写越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小说了！”这是为生活内容探求相应的形式的呼声，也是无法不从形式传统跨过的呼声，一个明眼的读者当不难看出这里面的苦斗的痕迹罢。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端，犹如他对生活的追求还只是跨进一步一样，展开在他的前面的还有不止一个的高坡，例如一首史诗的交响乐的构成和那里面的每一个语言的音响和色泽，就都是的。象后者，他已在对话里面显示了不少放着光芒的例子。

生活的洪炉养育了作者（我的意思是，养育了作者的只能是这生活的洪炉），他当能在这洪炉的烧炼里面得到应有的完成罢。

向文坛，向读者，我说出了这个介绍的诚意。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于桂林之西晒楼。

胡 风

—

在铁工房的平坦的屋脊上，白汽从蒸汽锤机的上了锈的白铁管里猛烈地发着尖锐的嘶声喷出来；夜快深的时候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的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得很远。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沉静地照耀着。

和铁工房并列的较大的一座同样长方形的灰屋子是机器房；它的工作已经停止，车床和钻眼机在被昏暗的灯光所照耀的油污的烟雾里沉闷地蹲伏着，闪着因烟雾的凝聚和滚动而稍稍浮幻的严冷的光辉。刚刚下九点钟的晚班。年青力壮而且也愿意竭力忘去灰黯的生活，在这样清爽的夜晚寻一些准备带给沉重的睡眠的肉体的愉快的机器工人，这时候散在两列屋子之间的广场上，以坚毅而轻松的姿势打着太极拳，一面在嘴里轻微地吹箫，交换着温和的咒骂和友谊的粗野的玩笑。张振山从机器房里走出来了。他对散在广场上的人的娱乐显得漠不关心，仅仅以一种望向河流的暧昧的彼岸似的眼光瞥了一下最前面一个人的努力张着大嘴的圆脸。他的宽肩的笨重的躯体，在正前面的机电房窗楣上的灯光的映照下，移动得异常迅速，而且带着一些隐秘意味。有一个瘦小的身体从房屋的平整而稀薄的暗影里弯

着腰跃上两步，截住他，用羡慕的恶意的小声喊：

“张振山，又去了！”

张振山象碰在墙壁上一般突然停住脚，狠毒地嗅着鼻子，瞪了这瘦小的人形一眼。但在跃上一个土丘之后，他又因为某种想头而回过头来，用那种象从空木桶里发出来的深沉的抑制的大声回答：

“小狗种！杨福成，我明天请你喝一杯！”

被叫做杨福成的干瘦的汉子发出了一声兴奋而又惶惑的大笑。但当他困恼于不能从一瞬间突然交迸的各种情绪里，反射出一句对对方讲是十分恰当的话的时候，张振山已经越过土丘，钻到一丛矮棚里去了。他酸酸地吐了一口口水，屈辱似地烦恼地搔着肮脏的厚发，以后就在破工服上擦擦手，把手摊开，神经质地做了一个表示空无所有的姿势。连打拳的兴致都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独自走到工人澡堂侧的小酒摊面前，一面用手在荷包里摸索。……

现在，铁工房的打铁的声音和蒸汽的嘶声也静止了。张振山顺着峭陡的小路爬上山巅，经过矿洞的风眼厂，弯到一个丛生着杂木的山坳里去。在一座破旧的瓦屋背后，他寻着了猪栏旁边的他已经很熟悉的一块长石头，坐下来，开始抽烟，等待着十点钟的上夜工的汽笛。

在隔着一个圆顶的土峰的右边山脚下，是闪耀着灯火的环节的卸煤台，是精疲力尽的劳动世界——是张振山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在他所面对着的左边遥远的山脚下，那些宁静地映着月光的水田，那些以虔诚的额对着

天空的小山峦，那些充满芬芳的暗影的幽谷，却使他皱起嘴唇，感到陌生的甜适、焦灼和嫉妒。他用这样的姿势坐在这里现在是第六次了；在十点钟的汽笛拉了以后，象一匹野兽一般扑到面前这瓦屋里去，现在是第五次了。

……刘寿春，那个患着气管炎的鸦片鬼在门前的土坪上谁也听不清楚地咒骂了几句之后，就摸索着通到风眼厂的小路，下到矿区里去。送着他的，是他的女人郭素娥从屋子里发出来的一声怨毒而疲乏的叹息。张振山推开了门，把结实的身躯显现在微弱的灯光里。

“我来了。”走到桌边，他耸一耸肩膀，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说。

郭素娥睁大修长的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似的。但是当她掷一掷头发，把手下意识地抬到脸上去时，这眼睛里就一瞬间被一种苦闷而又欢乐的强烈的火焰所燃亮。她迅速地站起来，走到门边，扯起敞开一半的上衣的里幅醒鼻涕，然后又用手揩掉，一面向门外探望。

张振山露出洁白的大牙齿，以仿佛濛着烟火的眼睛贪婪地瞧着女人的露出在衣幅里的，褐色的大而坚实的乳房。

“他下去了。”扶着门，郭素娥嘶哑地说，然后俯下头。在乱发的云里，她的脸突然欢乐地灼红了。

张振山在小屋子里笨重地蹒跚着。在关上门的时候，他抓住了扶在门边上的女人的发烫的手，猛然地掷了一下；然后又把她的整个的躯体拉拢来。

“怎么办呢？”郭素娥战慄地问。